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一四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七

高宗皇帝二十七

趙開
主計
得失

楊從
儀敗
敵郭
以子
事諭
張俊

紹興十有一年春正月壬寅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卒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得以毋乏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開條畫毫髮無敢變更者然議者咎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榷酤激賞零畸絹布之征遂爲四蜀常賦故雖累經減放而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兵于渭南 庚戌淮南宣撫使張俊入見 上問曾讀郭子儀傳否俊對以未曉 上諭云子儀時方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

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享厚福子孫
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
子儀則非特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先是宗弼自
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許鄭之間
復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上亦逆
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
俊自建康來朝故有是諭也

史臣曰將帥驕蹇自有常刑聖上保全功臣恐
其自速顛躋以經綸之訓易斧鉞之威使虎豹入
園檻鷹隼就羈紲駕馭之法盡於此矣高祖不以
古人責韓彭速其禍敗亦不學之過也先是韓世

忠易兩鎮節鉞 上手寫子儀傳徧賜諸將至是

十年矣故復以問俊焉

辛亥 上諭大臣曰李左車言千里饋糧士有飢

色敵若浸淮其勢糧必在後

但戒諸將

持重以待之至糧

盡欲歸因其怠而擊則無不勝矣又曰聽言必攷其

實近有言劉錡之過朕徐攷之皆無實迹讒者遂息

孫近曰錡當何以報聖恩也 己未淮北宣撫判官

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 金兵取壽春殺守

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渡其衆 甲子 上曰木瓜

美齊威公而載之衛國風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爲

對 上曰自衛觀之威公繼絕誠可美自齊觀之威

以持重敵不聽
錡者劉

敵兵
渡淮
入侵

公專封亦可罪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載之

齊國風而載之衛國風

也檜等對曰仰

見聖學高明深得

仲尼刪詩之意非諸儒之所能及

臣留正等曰孔子遏惡揚善之意見於六經者多矣人主政治本原出於經術是以見臣下過失不幸而出於不得已者則以孔子之心恕之此之謂帝學

乙丑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知廬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缺錡巡其城一匝曰城不足守也乃冒雨與關師古率衆而南丙寅金人大軍入廬州遣輕騎追錡相及於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爲

敵不敢犯
劉錡

敵陷
商州

王德
進屯
和州

邵隆
復商
州

殿復戈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逡巡不敢
逼日莫各解去丁卯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
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錡既得東關
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遣
兵入無爲軍和州境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
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戊辰金兵浸商州
守臣邵隆焚倉庫毀廬舍而遁敵入城據之 二月
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敵退屯
昭關 知商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
山嶺間道出州西芍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
忘本朝衆感泣攜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

上敵不敢渡
不料

王德敵敗

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人以精騎來攻隆設
三伏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擒其將繼春亦破之於
洛南縣金人乃去 丙子 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
紛然以敵逼江爲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 建炎不
同 建炎之間我兵皆退保東南杜充書生遣偏將
輒與敵戰故敵得以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
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敵
窺江則我兵乘其後今雖虛鎮江一路以掇呼敵渡
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 上所料 都統制王德遇
金人韓常于含山縣東敗之 丁丑 上謂大臣曰
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爲則知其才

論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
錡所
長巢
復張縣
張忠
敵敗守

拓
敵
敗
阜

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
後生未爲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
中能自立不變此爲可取 己卯淮西宣撫司統制
官關師古李橫復取巢縣 壬午淮西宣撫司將官
張守忠遇金兵于全椒縣敗之 癸未淮西宣撫使
張俊言已復巢縣又言俊已在和州竭力措置決與
敵戰必須取勝可保無虞 上大喜 劉錡自東關
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俊揚沂中亦遣統制官王
德張子蓋等會兵取含山縣復奪昭關 甲申三京
招撫處置使司統制官崔阜遇金人于舒城縣敗之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淮西宣撫

拓
皋
之
提

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于
拓皋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拓皋與金人遇夾河而
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
石梁河河流湍暴敵斷橋以自固列營拓皋拓皋地
平金人以爲騎兵之利且見錡兵少意甚易之河東
巢湖闊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疊橋湏臾而成遣甲
軍數隊過橋皆卧鎗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
俱至翌日敵將邢王與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爲
兩隅夾道而陣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德
曰賊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
薄其右隅敵陣動有一將被甲躍馬指畫陣隊德引

靜思
應之
方敵

弓一發將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
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兵鏖戰沂中令萬兵
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
德等尾擊之捕敵數百人馬馱數百錡謂德曰昔聞
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
章氏即抗妓張穠也頗知書拓臯之役俊貽書囑以
家事章荅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爲言令勉思
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 庚寅

上謂宰執曰自敵浸邊報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坐
一室中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
擾惟當鎮之以靜若隨物所轉胷中不定則何以應

變也 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楊沂中劉
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
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鬪務保全功

龜鑑曰敵之戰于柘臯也十萬鐵騎夾道而陣其
勢豈可當哉張俊楊沂中等實主之觀其晝夜疾
馳聲援相接民兵團結分據江津或守馬家渡以
示吾之有備或據和州以遏敵之要衝卒使諸將
捷書繼至而軍聲大振矣是役也蓋自兵興以來
未有今日之盛又豈偶然之故哉

丙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獎初
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摧貨務

葉夢得餉乏
不餽

敵使置南

退措淮

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
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
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己亥 上曰敵退便當
措置淮南如移隸州縣併省官吏修築城壁要當事
事有備常爲敵至之防也

龜鑑曰文事必有武備我 高宗未嘗專事於文
而浸忘乎武也吾觀講和之後吾國君臣菟倣申
訓嘗若敵至之無日八月六日 上曰有備無患
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而張戒數論邊事
謂當以和爲表以備爲裏以戰爲不得已 上亦
諭曰此極至之論也九年 上謂大臣曰敵雖講

張浚獻國
浚助用

和戰守之備何可必弛朕方復置茶馬司乘此間
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十年陳淵謂和戰二議不可
偏執上謂淵曰今日之和非惟不可偏執自當
以戰爲主十一年上曰敵退便當措置淮南修
築城壁要當事有備常爲敵至之防則知高
宗之所以開紹中興者其自治之事蓋已先定也
三月庚子朔福建路安撫大使知福州張浚言朝
廷調發大軍用度至廣臣本州措置出賣官田及勸
誘寺院變易度牒共得六十三萬緡節次起發少助
國用詔浚一意體國識大臣體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癸卯張浚復特進金人圍濠州初金人自柘皋退

諸議師
將班

王乞王
洋給子
錢舉米

軍于紫金山也濠州守臣王進發書告急 甲辰淮
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
議班師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拓臯之戰
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時朝廷雖命三帥合軍不相節
制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
將亦頗嫉之 乙已知邵武軍王洋乞鄉村之人無
問貧富凡孕婦五月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
夫免雜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無問男女第三等已
下給義倉米一斛縣丞月給食錢十千 上覽奏曰
愚民無知迫於貧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殺之官給錢
物使之有以育則不忍殺矣朕爲父母但欲民蕃衍

韓世忠
敵敗

濠州
敵陷

中興聖武卷二十七
豈惜小費也乃詔戶部措置 丙午京東淮東宣撫
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招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
人于聞賢驛敗之 丁未金兵陷濠州知州事王進
爲所執兵馬鈐轄邵青巷戰死之戊申張俊楊沂中
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陷俊乃召錡
沂中謀之沂中曰廝殺耳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
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
未爲有制不若據險下寨然後出兵襲之諸將皆曰
善於是鼎足以爲營俊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
金人俊遣將官王某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入去錡乃
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千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選

濠州
之敗

戒諸
將多
殺

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
嶺上列陣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
煙舉於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皇遽以策麾其
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爲令其走爾散亂南奔無復
紀律其步人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
人多不得脫殺傷甚衆 庚戌秦檜奏近報韓世忠
張俊等至濠州岳飛已渡江去會師矣 上曰首禍
者惟兀朮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兀朮可也澶淵之
役撻攬既死 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
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
乎初敵之入寇也 上命飛以兵來援飛念前此每

岳飛
遷延
赴援

金人
退

諸將
恨劉
錡復
免收
錢

勝復被詔還乃以乏糧爲詞最後上御劄付飛云
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兵三十里而止及濠
州已破飛始以兵至舒蘄境上故張俊與秦檜皆恨
之辛亥揚沂中渡江歸行在壬子金人自渦口
渡淮北歸癸丑張俊渡江歸建康府丁巳劉錡
自和州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揚沂中之敗于濠梁也
張俊自黃連拔寨徑去錡乃按部伍整旌旗最後徐
行金人亦不復追錡至歷陽駐軍具奏聽旨然後班
師由是俊與沂中皆恨之夏四月丙子詔諸州縣
量免行錢自宣和間始復熙寧舊法罷行戶
而令輸錢至靖康初又罷紹興初雖令見任官